

走进童话中的绿色灵性之国

——从生态主体间性看郑清文《採桃记》中的自然与人

吴 岑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台湾儿童文学作家郑清文的《採桃记》是由多个小故事组成的童话集。作品不仅内藏了丰富的生态知识,还融进了作者对人与自然交互主体关系的生态思考。《採桃记》运用“视角转换”的手法,让孩子透过自然生灵的视角来体认世界,通过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对话、交融互通又相互影响,使他们的心灵在自然感召与浸润下得以升华。这是一种生命本真自由之境的回归,也是一种与自然毫无隔膜的“自然人”的回归。

关键词:採桃记;郑清文;主体间性;自然与人;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13-04

Stepping into the Green Country of the Spirituality in Fairy Tales —About Nature and Human in *Peach picking* by Zheng Qingw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cological Intersubjectivity

WU Cen

(Humanities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Peach picking* is the fairy tales composed of multiple small stories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Zheng Qingwen in Taiwan. The tales contain not only abundant ecological knowledge, but also ecological think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method of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children recognize the world with the natural spirit, and their spirits can be sublimated with the natural inspiration and infiltrating, and this is also the return of the natural human beings harmonious with nature.

Key words: Peach Picking; Zheng Qingwen; intersubjectivity; nature and huma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郑清文是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70年开始“脚踏实地陆续写出孕育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优秀童话,为台湾的儿童文学启开了新页”^[1]。从此,他便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并且开创了独具郑氏风格的童话境界,他的童话大多以内藏着丰富生态知识并传达出了独特的生态意识,《採桃记》是作家的艺术水平发展到至臻境地的体现,正如李乔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言,童话集《採桃记》“是作家剥下自己的种种,也放下外在世界的投影,回到自然(nature),以自然的一成分(比‘分子’还更自然)呈现自然。”^[2]。该集是由十一篇童话组成,讲的是何佳珍老师带领班上的孩子们上山摘桃遇雨躲在山间农舍,外面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夜间孩子们做梦,梦见自己通过“闪电大道”分别进入了各自的幻想世界,十一个在梦境中发生的精彩故事便陆续展开。这是个充满灵性的梦幻绿色国度,童话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动植物生态界知识”,还融进了作者对人与自然二者主体之关系的生态考量。

生态主体间性思想是从主体间性哲学引申出

来,后被生态批评流派引进到解释人与自然关系上。国内生态批评学者王诺将其定义为:“在整体性原则之下,同时并张扬自然主体与人主体、特别强调这两类主体之间的联系及关联性。”^[3]并认为:“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主体性,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自己主动与外部联系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显现方式,而且每个物种都有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联系都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同样,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交互主体性的关系。”^[4]在《採桃记》生态童话中的孩子与自然之友善和谐的关系正是此种人与自然交互主体性的显现和表露,无论是那依照自己的生物特性来“讲故事”的昆虫和动物们,还是对小丽“诉衷肠”的黑熊,亦或是阿勇感同身受地体会大树的悲哀以及最后玉韵替大自然感佩而歌出的“天籁”等等,这些故事都寄寓了作者对人与自然之主体间性的审视与思考。在许多生态学者看来,自然本就拥有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而郑清文的童话中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将“视角转换”转移到自然的位置上,让它们“发

收稿日期:2014-06-05

作者简介:吴岑(1989—),女,江西抚州人,硕士,浙江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声”和“言说”，写出了故事中的动植物形象是怎样透过它们的视角来体认世界，还有文中经常出现孩子与动植物“对话”的场景，两者进行平等的主体间际交流的同时也凸显了尊重自然主体权利的必要性。再者，孩子们在进入那些奇幻的生态世界的时候，他们与自然的互动是童话的亮点所在，儿童与自然本就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故事中孩子对待自然是虔诚敬重、视其为己的态度，并且用实际的行动去拯救那些濒危的生命，还与自然进行了形而上的精神沟通，二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物我合一，使他们的心灵在自然感召与浸润下得以升华，这是一种生命本真自由之境回归，也是一种与自然毫无隔膜的“自然人”的回归。

一、“视角转换”——自然生灵主体性的回归

“人与自然交互主体的前提：首先要转换视角，设身处地从物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进而承认自然万物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4]这种“设身处地”“转换视角”，即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自然为被动的客体——被审视的对象的观念，设法站在自然的立场上，还原其主体性地位。《探桃记》首先植入的是作者对自然主体性的认可与关注，而这种意识在童话中的表现为利用视角换位，站在自然的立场让这些动植物成为“言说”的主体，去真切地传达它们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以及认同方式。再者，随着机械时代对自然的疏远与轻视，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我们如何回归大地促进生态和谐，其前提是必须设身处地从动植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方能摆脱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观念。而童话中进入梦境中的孩子作为那些“异域”生物世界的闯入者，在与那些自然物接触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去理解尊重对方，并认同自然的主体权利。

《臭青龟子》便出彩地展现了作者通过“视角转换”而显现出的将自然主体性归还的意识。人总是表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在童话里郑清文颠覆了此种自大观念，他让虫也有虫类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认知方式。故事中，男孩傅志第一个走进了“闪电大道”，来到一个以昆虫为主的动物世界，因他平日喜欢研究昆虫，所以日思夜梦，自然就梦到许多昆虫。当他一开始在进入幻境的时候，作为一个外来者，在昆虫世界里的遭遇正逐渐解构着他原有的观念。起初男孩遇见了一只巨型五脚青龟子，此刻它正向众昆虫们发问并引起了众昆虫的讨论争议：

“世界上最大的昆虫是牛”，“什么？”傅志完全不了解，牛怎么是昆虫？“不对，是象。不对，是恐龙。不对恐龙已经绝种了。是鲸。对，是鲸，鲸比恐龙还要大。世界最美丽的昆虫是什么？”看来这也是讲故事的方法了。“是石

头。”什么？石头也算是昆虫吗？傅志差一点说出口来。“蓝宝石、红宝石、钻石，都是美丽的昆虫。……世界上最聪明的昆虫是什么？……是人。”什么？人也变成昆虫了？傅志吓了一跳。

以上可见昆虫们是根据自身的特性和经验来认识世界的，以己度物，自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跟它们一样是“虫”，这种有趣的视角转移的虚拟设定已然使昆虫拥有了主体性，同时，又使作为旁观者的男孩讶异不已，他脑子里的那些以人类中心去左右自然的既有观念不得不动摇了。这就有点庄周与鱼中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意味，你既然不是动植物，那凭什么以你自己的经验来去判断它们的感受呢？接着幻境中的男孩还发现动物昆虫们自有一套有趣的生存方式，就是讲“故事”。他循声而来听见各种昆虫，“有蝉、金龟子、蜻蜓、蝗虫、螳螂和火金姑……也有各种小动物”发出的“呱呱、呱呱、呱呱。啵、啵、啵、啵。本以为有人在打鼓。实际上，那些声音是来自那些动物和昆虫。蝴蝶扇动翅膀。松鼠甩动着尾巴。羌踩着大地。小鸟在合唱”。男孩以为它们是在开音乐会、游艺会，可当声音逐渐停下来，五角青龟子说：“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了。”出乎他的意料，竟然是故事会。而且他还亲身见证了这一个个“故事”。在这里，童话的设定是：无论是昆虫还是动物亦或是其他的生物都有自己的“故事”，黑寡妇蜘蛛以将男孩“弹上弹下”为故事、楸形虫以打架割草为故事，那些昆虫无论是蝴蝶的扇翅膀还是羌的踏足亦或是蜘蛛结网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动听的小故事，甚至如故事的末尾“月亮高高在上照耀着整个森林”，“月亮也是一个故事”。其实它们都在演绎独属于自我的生命存在，就算人类不去欣赏它们也在那儿兀自地讲着自己的“故事”，它是属于自然界的每个存在个体。该童话中的“故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对生命某种存在方式的喻指，凡存在即有“故事”，自然有它“讲故事”的方式，有它的存在法则和形式，但凡存在即是主体，每个生命都是拥有主体性权利的资格，即便“这种主体性即便不符合人类的主体性概念，但也是真实存在的”^{[5]113}。而在最后对于起初十分讨厌臭五脚五眼的青龟子散发出的气味的男孩也认可了自然的不以人为转移的主体性存在方式，也以一种换位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他在思考：“臭青龟子，是美？还是丑？每一种生物，都有它们适应环境的道理。从这个观点而言，每一种生物都应该是美的吧。”他设身处地地理解了青龟子乃至这个昆虫世界的每个个体的独特存在。所以，在故事的结尾青龟子要将

男孩喜欢的楸形虫和独角仙送给他时,他拒绝了并认为“它应该留在森林里”,只有森林才是它们的真正自由家园,男孩表示出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而不是占有。实质上,傅志的梦境体验,正是对自然的心灵升华体验之旅,在对昆虫的换位思考中达到了对它们存在的理解与尊重。

而另一篇《台湾黑熊》也有类似的视角转移。讲的是小丽爬树的时候,遇见一只黑熊,出于好奇小丽问了黑熊许多问题,两者一问一答,以对话的方式,小丽与黑熊进行着平等的交流。在对话中黑熊从自身的角度讲述了它的生存感受以及对人类的看法。曾经它的一只脚掌曾被捕兽器夹过,已没有了爪子,这激起了小丽关切的询问与担心:

“你的脚怎么了?”“被铁夹子夹断了。”“会痛吗?”“刚夹的时候,很痛。”“呃,好可怜。”……“你好像不是很可怕?”“我会可怕吗?”……“你很会爬树?我还以为熊不会爬树。”“人对熊知道太少了。碰到熊,有人想爬到树上。熊很会爬树。至少,我们黑熊很会爬树。我实在没有想到。人也很会爬树,像你。我们对人也知道太少了。”……“我们抓猎物并不简单”,“你不要以为我们体型大,力气大,什么都不怕。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也怕棍子,怕树枝”。“你们真的那么胆小。”“年级越大越胆小”“为什么?”“年级越大,经验越多,越知道人的可怕。”

童话中的对话其实是从相对性的角度虚拟人与自然物双方对彼此的看法,小丽与黑熊之间的对话是两个主体的对话,是平等友好的主体间性的交流,黑熊站在自己角度的“发声”让小丽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开始她很怕黑熊,但经过一番深入交谈后两者的距离拉近了,小丽发现黑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凶恶,反倒对其多了几分同情与理解。后来猎人出现了,小丽拼命阻挠其对黑熊的猎杀,并帮助黑熊顺利脱险。与黑熊的一番谈话,小丽的心理由开始的陌生害怕转变为后来的熟悉理解,设身处地替黑熊着想并维护它,“我叫他们不要伤害你”,就在女孩向猎人大呼“不要打它,好不好?”的时候,她已经把它当作跟自己一样拥有生存权利的自然主体,同时也感受到黑熊被人类围追的无奈与生存的艰难。

以上可见,“视角转换”其实是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作者让故事中的自然物发出那些属于它们自己立场的“声音”,从与人类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将主体性归还给它们的同时又在解构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对人性世界妄自尊大的揶揄讽刺。另一层就是故事中的孩子设身处地地替野生动物着想,将它们视为与自己一样的生命主体,也只有这

样,人与自然二者主体之间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对自然的爱与理解已经悄然化进了小丽和男孩傅志的心中。

二、主体间性中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与相互影响

(一) 召唤大树重生

主体间性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必然相互影响。当人视自然界的生灵跟我们一样拥有主体权利,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会痛会悲伤的生命。当我们怀着悲悯向善的心去体悟自然的一草一木,便会将其视为与我们人类一样共存在这蓝色星球的生命主体,用行动去珍视维护它们,由此,整个生态系统趋向和谐,这也是人与自然主体交互所要达到的终极“善”的旨归。

人与树进行主体间性的交流在许多生态文本中并不罕见,而《树灵碑》最为出彩不凡之处在于结尾的“树有三代,生生不息”,全文讲述的是树死以后在孩子的感召下重生的故事。相比该集的其他故事,这篇整体氛围要肃穆幽冷得多,阿勇的梦境进入的是一片人为的大火焚烧过后“只有白色树干的树林”,“一棵棵笔直地指向天空”,如一片阴森的白色坟场,“整块森林,变成了坟墓”。在阿勇的爷爷看来,树木是有灵性的,作为伐木工人的他每次砍树之前都先要祭拜下大树。“阿公说,树木有生命,连石头都有生命。”“树灵碑就是树木的碑墓”,爷爷对待每棵大树都充满了虔诚之心,而且认为树跟人一样,死后有灵魂,称为“树鬼”,所以要设立石碑像祭奠先祖一样表示人的虔诚忏悔之心,如不然伐木工可能会遭遇些意外不测,这是万物有灵思维观与生态意识的某种暗合,把树木理解成跟人一样的生命主体,可以反过来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乃至决定着人的生存境遇,“人之外的存在被当做主体,生命之间的关系被理解成为主体间际关系”。^{[5]181}

当阿勇踏入被火烧过的“白色森林”后,玉韵——班上同行擅长唱歌的女孩吹出的口哨声也悄然进入阿勇的梦境,不过吹出的是哀伤凄凉的曲子,回荡在整个白色森然的死木之间,像是给不幸葬身火海的林子吹的葬曲,而树木似乎听懂了曲子,唤醒了它们枉死的愤怒“是树木的回音,嘿、嘿、嘿着”,并且森林似乎反应越来越激烈,“咿呀咿呀”到“喝呼喝呼”到“轰隆轰隆”,“整个森林呼啸起来,山也撼动了,树在哭泣,森林在哭泣,山也在哭泣”,这时阿勇理解了树木的悲伤,他像个安慰死者魂灵的巫师,极具悲悯地抚摸着树安慰它们“不要伤心,不要生气好吗”,并想召唤出月光来安慰那些枯木,“月亮出来帮助我好吗?”,似乎有点想通过召集天地日月精华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来让那些死去的树木重获新生的意味。孩子的心愿,树木已经感觉到了,“树的震动确实已传到他身上,和他的脉搏触碰在一起”。阿勇通过与树木的心神感应,来抚慰着

它们,此时树木已经被赋予了如人般的主体品性,孩子怀着虔敬之心与枯木进行着精神沟通,人与树木进行着主体间际的交流,人在看树,树也在看人,人在同树木讲话,树木在倾听的同时也在回应着人。也正是在孩子的虔诚感召下,“白色森林”中的树木欣然接受了孩子对其的抚慰,它们安静了下来并悄然蕴蓄着新生命,“月光下,像一座巨大的树灵碑。阿勇看到它底下已长出许多新树苗了”。孩子对树所做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树有三代,生生不息,又一轮生命重新开始,童话中的大自然以它的慷慨宽容原谅了人类对其施加的罪行,它接受了这个与它气脉相通的孩子。其实,阿勇在这里有点像“赎罪人”,替人类向森林道歉,当然自然也在以它们的形式去反馈此种“赎罪”行为,也只有这样,整个生态系统才能反复循环生生不息。

(二)与自然交融——“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大地的河流”

当然,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人对自然主体产生影响的同时,自然主体也影响着人,在此两者的关系如双面镜彼此映照,自然主体有着人的影子,而人的身上又染上了自然的色彩,两者交互融通,不分主客,实现了人与自然统一,就像马丁·布伯在他的《我与你》一书中讨论主体间性时写道:“‘我’与‘你’相遇,‘我’步入你的直接关系里……我实现‘我’而接近‘你’,在实现‘我’的过程中我讲出了‘你’。”在人的心灵领域,自然不再陌生,正如艾比在《沙漠独居者》所描述的那样,“差别逐渐消融,变成了人与人、人与水、水与石的交融混合体”^[6]。当人将自我实现的范畴扩充到整个自然界乃至大宇宙世界,人的心灵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也只有融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命本真才得以复归。

像上文提及的《台湾黑熊》中的小丽,与黑熊交流后,被它感染了,也学着黑熊跑步的样子,“她四条腿着地,飞快地向前奔跑”。胆小怯弱的小丽体内似乎被注入一种如黑熊般健硕的野性,从树上跳下来,也似乎在此刻她的血液里流动与黑熊一样的自然血因子,在林间奔跑去拯救黑熊,就等于拯救自己的同类。在《树灵碑》中,与大树脉搏一起跳动的阿勇,血脉相连般感受着大树死亡的悲哀与重生的喜悦。

于此类似的还有玉韵同学,这是一个在整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需要值得注意的一个角色,在故事最后,大家都在讨论昨日的梦境,只有玉韵说自己一晚都到海边去玩了,却没有做梦,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大山深处而且路段塌方离海甚远,所以,玉韵所说的去海边玩其实是她的一个梦境,不过坚持无梦说法,实质上是坚持了梦的真实性,到了海边的玉韵唱着歌踏上被月光照亮的绵软的沙滩,“月光在海波

上跳舞……海滩在唱歌”,女孩在沙滩上看见很多美丽的贝壳却并没捡“它们是从海里来的,要回去海里”,“整个晚上都是唱着海洋的歌”,联系到故事的开篇在大山中快落雨的时候玉韵唱的落雨歌,以及在《树灵碑》里出现的玉韵的哀伤葬树之曲,她像个大自然中的迷醉的歌者,在欣喜与痴迷中与自然相拥,应时应景而歌,唱出了自然的情绪与心声。从她对贝壳与海龟的态度到与自然互为感应的美妙歌喉,从始至终,她都像个大地之母的孩子,歌唱着大地母亲的喜怒愁怨的同时也传递着她的虔敬爱戴之情,所以作为自然的歌手,玉韵是与自然毫无隔膜的“自然人”,此种感应与无隔膜正是主体间性下人与自然之间的互通与和谐理想关系的集中显现。其实,她与大地是一体的,她的歌声就是所谓的“天籁”——最为纯正的自然之音,每个音符都是造化的节奏。以上的孩子在与自然的沟通交融中,作为另一主体的自然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他们,与其融为一体,气脉相通,实现了物我合一的“生命新境”,正如一位生态诗人在表达自我与大地的主体间性关系所讲的那样,“我的血液里流动着大地的河流”。

三、结 语

《採桃记》中的几篇生态童话,凸显了自然生灵的主体性,使得童话中的孩子与自然之间呈现着平等对话、交融互通又相互影响、彼此映照的主体间性关系。作者用他那新奇大胆的幻想方式,将本来很抽象的人与自然形而上的精神沟通转变为童话中的有趣的对答交流过程,得益于童话这一特殊的体裁,满纸鸟言兽语、人与物不分,但却将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毫无隔阂地表现出来。作者将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生态思考化进他的故事中,如在他那甘冽芳醇的童话清泉里滴入几滴绿色的汁液,淡淡地融在里面,仿佛将你带进绿色王国,你可以感受到黑熊被追杀时的惶恐,理解大树壮年早凋的愤怒,可就当你踏出绿色森林的那刻,你又一梦惊醒领悟到作为一名地球人本该履行的生态职责。

【参考文献】

- [1] 风崎郁子. 台湾文学: 异端的系谱[M]. 叶笛, 郑清文, 涂翠花, 译, 台北: 前卫出版社, 1997.
- [2] 李乔. 童话新境生命新景[M]//郑清文. 採桃记·序. 台北: 玉山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 [3]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27-129.
- [4] 王诺.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33.
- [5] 王晓华. 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6] ABBEY E.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185.